

10.00



歷史文獻資料

第四卷



## 《淮安文史资料》第四辑目录

- 射阳忆旧..... 飞 飞 ( 1 )
- 西安事变中周副主席对我的亲切教导  
..... 王国生口述 黄家顺整理 ( 6 )
- 周岫芝先生及其遗诗..... 丁志安 ( 10 )
- 解放前淮安教育概况..... 郝鉴堂遗稿 ( 14 )
- 新安小学开创初期体育活动片断..... 靳全生 ( 18 )
- 淮安老区教育情况片断回忆..... 黎 民 ( 20 )
- 苏皖教育学院..... 张 健整理 ( 28 )
- 新闻战士的摇篮  
——记华中新专在板闸..... 沈光祖 ( 35 )
- 抗战前的淮安中医药概况  
..... 马济中口述 殷大彰整理 ( 40 )
- 华中分局及盐阜区进驻淮城情况的回忆..... 卢宝囊 ( 48 )
- 叶挺运动场筹建始末..... 吴育英 ( 53 )
- 博古图书馆..... 林 总 丁启兆 ( 55 )
- 流均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韦曾泽 谈国成 ( 57 )
- 淮安第一次解放后的文渠疏浚工程  
..... 林 总 丁启兆 ( 61 )
- 淮安士绅一次反内战座谈会..... 朱慧君整理 ( 65 )
- 日机三炸淮安城的滔天罪行..... 林 总 薛克刚 ( 68 )
- 淮东乡恶霸地主刘鼎来..... 侍问樵 ( 71 )
- 石塘区农民的抗租斗争..... 蒯 君 ( 82 )

淮安小刀会概述	文史办整理 (91)
解放前国民党淮安县党部派系斗争片断	陈幼斋遗稿 (108)
淮安方志漫谈	丁志安 (118)
古邳阳考	刘怀玉 (134)
文通塔建年新考	孟宝林 (144)
文渠浅说	毛鼎来 (148)
阮葵生的家世及其《茶余客话》	王汉义 (154)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	陈阳 (158)
《温病赋》及其作者李厚坤	马济中 许春阳 (163)
淮城寺庙概述	陈凤竹 丁乃霖 (168)
埋倭山	秦九凤 (184)
龙光阁	丁志安 (186)
清末民初的淮安关	卢耀西 (193)
读者·作者·编者	(198)

### 补白

- 1、学习楷模 (七律二首)
- 2、新旅儿童工作队 (小资料)
- 3、宿淮阴 (七绝一首)
- 4、淮上夜风 (五律一首)
- 5、题韩侯祠 (七律一首)
- 6、楚城晓望 (七绝一首)
- 7、什么叫文史 (小资料)
- 8、宿龙兴寺 (五律一首)
- 9、和郭使君题枸杞井 (七绝一首)

# 射阳忆旧

飞 飞

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余本浙人，自先大父为宦吴省，遂

徙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十岁后，始从伯父游学辽东，浸及津门。回首旧时风景，不觉物换星移，即幼闻一二故事，亦多恍惚。间有可忆者，泚笔记之，以作《射阳忆旧》。童话稚语，遗笑方家，知所不免。然吾行吾是，知我罪我，所弗计也。

余九岁，正余幼时家庭极乐之境也。某日，余由书房学归，忽闻奴仆喧传某大盗就获，不久即将授首矣。余聆之茫然，细询之，始悉五、六年前，永长街某富户，曾有强盗夜入，缚其家人，夺无数珍物而去。未及匿其所劫，适县中护兵闻声而至，遂就捕，解往县署，而行盗惧，急

射陽憶舊

飛 飛

淮陰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余本浙人，自先大父为宦吴省，遂徙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十岁后，始从伯父游学辽东，浸及津门。回首旧时风景，不觉物换星移，即幼闻一二故事，亦多恍惚。间有可忆者，泚笔记之，以作《射阳忆旧》。童话稚语，遗笑方家，知所不免。然吾行吾是，知我罪我，所弗计也。

民国三年(1914)刊登  
在南开《敬业》学报上的  
《射阳忆旧》

自断其缚，夺护兵佩刀杀之，窜走他邑。迭次县官加以严缉，阅四载星霜，至前二日，尚无下落。无何，淮郡一捕头者，无意之间往清江，路遇乞丐数人，内有一数年前熟识之人，其摄影忽映入脑际，急问彼等曰：“此何许人？”众答曰：“吾同辈也。”马捕急走前，问之曰：“在淮郡杀一护兵而被搜索者，非尔耶？”盗见无可隐，遂直供不讳。马捕乃带其回淮，听候发审矣。是日淮郡市民人言藉藉，群集西门外观盗之来。余随家人踪迹其中，而心且疑且怖，以为人民遇盗，必加以窘毁，以治其杀人之罪。且淮郡人民素称强悍，忿激之余，或出野蛮举动，投石恶言当所不免。况死者冤沉九泉，妻子家人痛心含泣，今忽仇人被逮，更欲得而甘心矣。乃余之所见竟不尔尔，时则红日正中，车轮之声震地而来。少顷，见有一衣服敝陋、相貌凶恶之人踞其上，以索繫腕而置于后，一守者伺其旁，甫下车，即闻一官呼曰：“护兵之儿在此否？”忽余之旁立一身材渺小之童子，容色惨淡，年可十四五，应声曰：“唯唯。”遂从众人丛中蛇蜕而上。近余者耳语曰：“此孤儿也，前此被杀护兵之儿也。”余怦怦心动，悲不自胜，念彼为无父之孤儿也。此童子即进而立于人群之空虚，距盗及守者甚近。时观者众，甚肃静，毫不闻笑声、语声、啖声，各屏息听其所欲问者。余以身矮得列前排，亦两目直视，聆彼等之发言，而彼等亦不作他语，但指此童子而向盗曰：“此汝所杀护兵之子也。童子，汝彼时尚呱呱在抱，使汝之爱父死而陷汝于悲境者，即此贼所为也！汝宜细视之。”于是捕头以手抚罪人之头，强使睁目，此童子见之，泪涔涔下，且哭且视，目之久，而盗之野暴面色，殆无不收入此童子之眼廉矣。时余注视盗容，见其愧赧之色，几

不可状，非复前此之凶横色矣。俄而果悔心中烧大呼曰：“公子宥我！公子宥我！我非仇于汝父而杀之也；因自卫之故，遂急出此耳。虽然，我罪大矣，我之有罪于汝非一言所可尽矣。今惟有一死以谢汝，以慰汝父在地下之灵。我甚乐死，我今将往死所矣。”此童子不发一语，哭甚哀。守者促盗起行赴法场去，盗乃随捕头兵勇经人群而过。旁观者皆泣下数行，余不识何故，见彼童子哭痛，亦随之失声而号。如此情况，为余幼年所未经，即至兹以往，亦未曾见是景也。少顷，观者如潮退，余亦随家人返。及今思之，犹如昨日。夫人之同情有感化于默者，无形教育，收效奇而捷；教者不知其为教，受者忘其为教。此际冥冥心心，惟以天真相往来，凡圆颅方趾同为入者，皆有不可移之正义，有击于目，必动于心。罪人之自觉心，其结果甚简单，由于囚其将死乞怜之念，而以无形教育强迫之，使缘后悔而生自觉耳。夫危险之状，每起人之怒，然怒者客气也，感于物之真则怒化。余观盗之初，固甚恨其为人矣！及盗以悔罪而生自觉心，而余乃变为悲酸之念，非悲盗，悲童子，乃起于不自知耳。人生之弱点，固有根于性者。吁，亦异己！

幼时喜闻故事，凡有人能语余以奇闻怪事者，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兹有告余以某仆事，事甚兴趣，录之以见民风之异今也。

某仆，言者不详其名，幼而家贫，世业农；年十余岁，不能耕。兄辄呵之，仆愤然曰：“吾宁饿死不累兄也。”孑然出门，投某绅家，自云愿任洒扫，以佣值易衣食。某绅留之，居数年，见其执事勤，言语朴诚，米盐琐事悉委之会计。数日一考其出入焉。仆素不知书，而记忆力甚强。主人按问

时，脱口而出，无一遗漏，如虎圈豨夫之对簿也。同辈妒其能，瑕疵于主人前。主人颔之而不言，且且日问所市物价，仆举以对，主人心识之。某夜，忽呼仆曰：“曩所记者，为儿辈抛书篋中，汝能记一二否？”曰：“不敢忘。”又对如前。主人私出纸观之，其数不差毫厘，疑始释然，以其强记也。一日，置钥于室，以钥授仆曰：“吾倦于勤，不耐烦琐。室中钱六百贯，悉以付子。吾家日用必需之用，子为我备之，用毕具报。我久信子，不锱铢与汝计较也。”仆受钥谨藏之，用时启钥取。数月余，夜计所费，急起白主人曰：“吾自受职以来，计支出已四百余贯，而室中所余者尚累累也，前所说得无误乎？因历举出款甚悉，入室数余钱，尚有五百余贯。主人曰：“吾老而健忘，然吾已有成说，六百贯外，汝可自取之。”仆固辞不受。主人益贤其廉，增值，欲为之授室。仆辞曰：“小人幼背父母，稍长，逐之于兄，几委沟壑；赖主人之赐，一身幸得温饱，不欲以妻自累也。”主人曰：“独不计身后乎？”曰：“吾仲兄有子三，择而嗣之，可也。”遂以鰥终其身。仆体肥，硕大如瓜，喜食，咀嚼一饭历时许；饭必闭目，如有所思。或嘲之曰：“老僧入定矣。”仆应曰：“温经耳。出纳琐繁，恐多遗忘，故略一检点也。然记性已衰，吾其殆矣。”晚得痰喘疾，自知不起。一日拜辞主人，召仲兄子至，命扶之归。抵家不数月，病益剧，以二百金置几上，授其侄曰：“此吾数十年辛苦所积之物，悉遗之汝。我死之日，以十数金葬我，以其余金治汝生计。汝兄弟多不自谋生，兄弟将不汝容也。”言訖而逝，年五十四。主人闻之，以四百余金赠其嗣子，子惶恐不敢受。主人曰：“是若翁所寄我也，速将去。”嗣子乃拜而受之。

夫钱犹赋，近财受污；古今人以此坏名节者，何可胜数！而闾巷细民，目不识书，乃能慎于所守，不敢自监而自盗焉。论语所谓“见利思义”者，其在斯人欤！某仆安在？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其不负所托也。惜乎！其早数十年已死也！因特书之，以风天下之公仆。

编者注：

本文原载天津南开中学国三（1914）年十月出版的《敬业》学报第一期。“飞飞”系周恩来同志笔名。原文无标点，由上海市《文学报》顾家干同志抄藏供稿。并承天津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惠赠原文照片两张。附此致谢！





## 西安事变中周副主席对我的亲切教导

王国生口述 黄家顺整理

今年十二月十二日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回想当年与周恩来副主席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使我这个年逾古稀之人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而分别已五十年的著名爱国将领、副司令张学良仍居台湾，不能返回故里与我们亲人团聚，更使我彻夜难眠，思绪万千。

我是辽宁省黑山县人，张学良与我是姨兄弟。我因父母去世较早，家境贫困，从小就一直吃住在张家。副司令大我十二岁，待我如亲兄弟一般，我十七岁那年，他让我就学于他一手创办的学良中学。这所中学性质类似军事教导队。

“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侵略者侵占我故乡东北三省后，学良中学的四百名同学全部编入东北军，随副司令一起来到北平。我当时担任东北军司令部卫队营的警卫排长，负责司令部长官的警卫和内务安排工作，也是副司令的贴身侍卫。

记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一天，周副主席面容消瘦、满咀胡须、头戴礼帽、身穿灰布长衫、手拿文明棍，来到了张公馆。卫队营营长孙铭久吩咐我立即报告副司令，我跑步来到副司令办公室。副司令轻声自语：“他来啦！”随即更衣整装去门口迎接。副司令跑上前去与周副主席紧紧握手，然后就请周副主席在前而走，自己随后，我和孙营长跟在后

面，副司令将周副主席让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周副主席到了办公室后，我便给他端洗脸水，倒茶。看得出我姨哥对周副主席是很友好的，也是很尊敬的。坐定后，他俩热烈地谈着话。周副主席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延安政府来这里交换交换意见，主要是关于抗日救国的问题。”周副主席接着又说，日军已侵占我山海关，正在向北平进攻，局势是严重的，我们不抗日，自己打自己是很危险的。我来是希望我们能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周副主席重申了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这天晚饭前，副司令让我找人给周副主席理发，同时交代表我说：“周副主席在这里，他的安全和炊食起居均由你负责。”并令我将他办公室旁的我们警卫人员住房，整理出一间给周副主席下榻用。我都一一照办了。

周副主席吃饭，中午多是副司令和杨虎城、于学忠两位主任陪同，早晚餐则由副司令一人陪同。就餐时，由我带领两名卫兵站在一旁，做些安全和递毛巾、上菜等事务性工作。席间，副司令不停地给周副主席挟菜，还说：“周老兄，您在延安没有什么吃的，我这里方便，你要吃什么对口味的，就跟我讲，我派人给你做。”周副主席赶忙说：“很好呀，很好呀，在我们延安有钱也买不到呵！”在以后几天里，除早餐外，副司令让厨师每餐都给周副主席做了七、八个菜，每餐都还有周副主席爱吃的面食，如饺子、包子啦。

周副主席在西安期间，工作是很紧张的。白天总是忙着和副司令、杨、于主任交谈、讨论着什么，杨、于走后就和副司令单独交谈。可是，周副主席在仅有的一点早晚休息时

间里，还要和我们警卫人员聊家常，常常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起初问问我们年龄、老家在哪里啦，家里还有什么人啦，以及我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后来搞熟了，就给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要看得远一些，他说：“现在你们还年轻，除了做好工作，还要注意学习，多看些书，将来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你们的前程还远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委员长等要回南京了。十二月二十五日，副司令亲自送委员长去机场，周副主席一听说副司令送委员长到机场去了，吃了一惊，很着急地说：

“不好！”随即要我赶快派车送他去机场。当周副主席到达西安机场时，委员长和副司令他们的座机就要起飞，只听到周副主席说：“副司令不能去，南京不能去啊！”可是飞机已直插云霄朝东南方向飞去了……

过了几天，周副主席回延安了。走时，由孙营长带领一部分士兵护送，经咸阳回延安，我送周副主席到咸阳就回头了。临分别时，周副主席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叮咛我说：要注意安全，蒋委员长是好的，但他下面有许多人是坏的，国民党特务是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的……他还要我们考虑前程。当时，我真想周副主席多和我说说话，但为了周副主席的安全，我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副司令去南京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我便下到东北军部队，先后在于学忠、霍守义部任排长、连长、副营长、代理营长等职，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在山东兖州率全营起义。后来，我们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师五四七团一营，我担任副营长。从此，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参加了淮海

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一九五三年八月，我因患重病退伍回到我妻子老家江苏淮安车桥镇落户，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关照。一九五六年春天，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不久，淮安县民政局转告我，总理给县里来了信，信上讲要照顾好我家庭的生活。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个年头，形势更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日理万机的总理仍惦记着我这个当年的普通卫兵。一九八四年，我又光荣地被授予投诚起义有功人员证书。我所以有今天，与当年周副主席对我的谆谆教导与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

## 学 习 楷 模

高柱生

总理功勋盖九州，耀邦题字最风流。  
伟人榜样传千载，全党楷模树万秋。  
吸取精神添劲节，增强德智展良筹。  
中华儿女多奇志，遗愿继承奋不休。

春风吹拂人心暖，学习楷模起热潮。  
处处行为有榜样，人人对照效英豪。  
腾飞经济超联合，建设文明树目标。  
故里人民承壮志，征途奋进不辞劳。

## 周岫芝先生及其遗诗

丁志安



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与其伯父周岫芝于  
1950年合影。 丁志安供稿

周岫芝先生名嵩尧，原籍浙江会稽（今绍兴市），生于江苏淮安县，是周恩来同志的堂伯父。岫老行六，和他的九弟是同胞。

皆周攀龙先生之侄。周恩来同志的父亲行七，初名贻能，改劬纲，号懋臣。嗣父贻淦行十一，和四伯父贻庚、八叔父贻奎是亲兄弟，都是攀龙先生之子。在淮安周家老辈中以岫老最为著名。他幼年从淮安刘星阶先生（名立三）受业，及长仍到原籍去应试。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岫老年二十五岁，以会稽县学附生考中丁酉科浙江省举人（见光绪《丁酉科直省乡试同年录》）。旋为漕署幕友，为历任督、抚所器重。清末任邮传

部路政司员外郎（见宣统三年（1911）《缙绅全书》第一册），声誉卓著。《新语林》卷四有云：“周岫芝以部郎入浙，查办沪杭甬路桥工，秉公无私。汤蛰仙（寿潜，曾任沪杭铁路总理）以文报部曰：“周郎中识穷两戒，清绝一尘。”注云：“周名嵩尧，浙江绍兴人，举人。以内阁中书久居江北幕府，历任漕运总督、江淮巡抚咸倚重之。刘永庆、王士珍先后为江北提督尤器其才。王专疏保其才堪大用，擢侍读，授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入民国为江西督军公署秘书长，以道尹存记。内调统率办事处秘书。李纯移督江苏仍任秘书长。李屡荐其才堪胜省长任，未获简放，授浦口商埠帮办。”

一九二〇年十月李纯暴死于江苏督军公署，岫老即退隐扬州，住马氏玲珑山馆故址（即今扬州市丁家湾）（见淮人顾震福《陆园诗钞》卷五），全国解放后逝于北京。岫老遗诗未见传本，笔者搜集多年仅得十四首，附录于此，以志景仰。

#### 寿刘星阶夫子五十

百花头上早梅开，曾点狂歌祝寿来。  
降帐传经春满座，斑衣绕膝酒盈杯。  
一家梁案融和德，十载殷门少弃材。  
今日彭宣方弱冠，白头还拟颂台莱。

身享承平五十秋，忽闻锋镝①替民忧。  
昌言缚贼余豪气，越石登楼忆壮游。  
矍铄几回看鬓发，从容一笑傲王侯。  
知公不肯开筵乐，隐为东南半壁愁。

坐拥皋比岁月长，康成惭愧也升堂。  
冠军早岁传衣钵，入室深情守瓣香。  
徙倚风前松柏健，推敲灯下鬓毛苍。  
文翁教授非初志，所喜清闲在故乡。

曰艾年华不服官，能知天命体长安。  
诗肩耸伴梅花瘦，屐齿归冲雪夜寒。  
陋巷春生书带草，清游晚着鹿皮冠。  
明径有行偏思隐，他日周堪欲荐难。

一田园林百亩田，吟风弄月自年年。  
刘蕡原不荣登第，祖逖何须功著鞭。  
脱粟久安常住饭，买花时用束修钱。  
称觞客衍三多祝，莫数天台采药仙。

著书何用羨刘轲，手录名言日日多。  
常坐青毡征定力，久磨铁砚有微窝。  
恒心便是期颐相，高足应添政事科。  
敬祝九如诗六首，待公六秩再升歌。

（见《国学丛编》石印本）

#### 挽郝砚樵

国亡跼寿天难问，石火浮沤象本虚。  
恶耗传来人共讶，前朝犹晒腹中书。

（见《郝砚樵先生哀挽录》）

#### 题顾竹候《畦圃谜稿》

早闻秦客善瘦词，不共曹瞒解色丝。  
搏免竟烦狮子力，文坛今有虎头痴。

暗暗春灯旧帝京，河鱼庚癸可怜生。  
 大明寺里西廊壁，谁似闲僧记得清。  
 饼样新翻石动筒，铛头再作亦孤忠。  
 藁砧倘化飞天镜，还聚饥臣射守宫。  
 勺湖着宿半凋零，客话茶余总爱听。  
 千载苏黄留妙格，漫嗤覆瓿《太玄经》。  
 （见《跬围谜刊三种》）

题丁云阁《耕读草堂图》②

半郭半村世界，半农半士人家。  
 案上图书彙鼎，门前鸡犬桑麻。  
 聚书已非达士，多田更是痴翁。  
 随分横径负耒，绵绵寒素家风。  
 几处故宫禾黍，几家深院蓬蒿。  
 独有草堂耐久，儿孙世代茅绚。  
 （见《宾楚丛谈》卷三）

注释：

①指甲午战争。

②按云阁先生世居北乡席家桥丁圩，是丁澄烈士的曾祖父。

（原载《绍兴师专学报》1983年第三期）



# 解放前淮安教育概况

郝鉴堂 遗稿

淮安在明清时代是府城。自从光绪末年，废科举，兴学校，教育事业才有了一些变化。接着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一直到解放前夕，这四十多年中间，经过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个时期。关于教育状况的变革，错综复杂，现在分别略述于后。

## 一、行政制度

辛亥革命后，全县教育由县公署第三科掌管，下设县视学一人，学务专员（时间很短，后改为教育委员）二人，专负视察之责。之后，为了实现教育经费独立，又成立全县教育款产管理处，掌管教育经费（主任为谭景壬，字吉人）。再后款产处撤消，改设劝学所（所长阮师疑，字泳香；魏鼎，字景崔），又改为教育局（历任局长为：沈乃颐、幼成；童福廉、乐嵩；伍五，天伟；牛万青，孟选）后改各县督学（李秉铭、王崧生、陈介春）。全县六个学区各设教育委员一人，历届教育委员人数很多（如陈汝骐，张简候等）。

北伐以后，一直到抗日战争期间，教育局继续存在，但分科办事，规模较大。到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还乡，教育局撤消，由县政府教育科掌管教育事宜。科长以下设有科员、督学等。

## 二、具体措施

### 1、学校教育